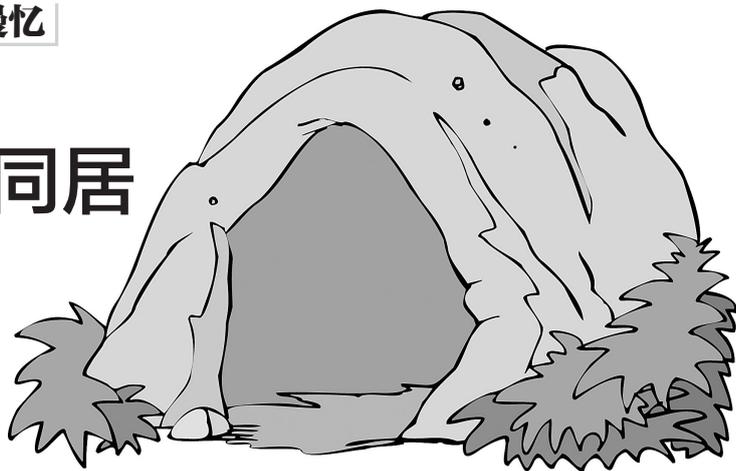


往事漫忆

与鼠同居

梁陆涛/文



1972年底到1982年，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大山沟里当兵。那时我们的军营生活始终弥漫着浓烈的戍边味道，部队住房一直要求是“散、山、洞”——分散，依山而建，掘洞而居。走路时，一不留神会踏到人家“房顶”上去。这种“穴居”式建筑于人倒无大碍，不习惯的是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当地的田鼠。

当地田鼠个头很大，尺把长的常见。战士们住下以后，盖房开山打洞，荒寂的山沟热闹起来，悠闲自在我行我素惯了，鼠们就有些不习惯了。

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那会儿曾闹过一次鼠乱，饭堂、粮库、办公室、宿舍，成天都有田鼠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雪白的大米常常要混杂一些黑色的“米粒”，调皮的小耗子有时还把面袋咬破了钻进去，在里面折腾够了爬出来整个变成了“白鼠”。

我当时住在宣传科仓库的外间，仓库里没别的，堆满了书。每每夜深人静，便听见鼠们的一排排利齿在书页间游走，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常常伴我读书写作到东方欲晓。有天深夜我正在看书，一只尺把长的田鼠挺着肥胖的身子从仓库走出来，旁若无人地爬到痰盂上，低下头贪婪地喝起水来。这家伙看来是吃干的太多渴坏了，我跺着脚吆喝它，半天它理都不理。等我找了根棍子撵它，它才不慌不忙地跳到地上，仰起尖嘴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慢条斯理地走了回去。

在边疆军营里，能够与人同居一“穴”的只有鼠类，因此，我们对鼠们一直持忍让态度。可这些家伙得寸进尺，太猖獗了，全不把我们这些军营男儿放在眼里，有时就超出了我们的忍耐限度。有一回，政治部买了一大包鼠药，库房、宿舍的墙角旮旯凡有鼠迹的地方全撒满了，果然就灭掉了鼠们的威风，鼠几乎绝迹了，偶有一只两只从房前屋后走过，也是东倒西歪半死不活像个醉汉，宣传科的几个年轻人看到了，大呼小叫着就把“醉汉”活捉了。

后来，政治部食堂养的那口大肥猪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一开始，我们一伙年轻秘书干事还挺高兴，以为这下肥肉片子该可劲儿吃几顿了。接着却听人说，这猪是在垃圾堆里吃了死田鼠中毒身亡的，而且那鼠药很厉害，俗名“药三代”，人吃了死猪肉也是难逃一劫，大家吃肉的热情便陡然冷了下来。不过，养口肥猪也不容易，平白扔了，食堂的同志们也心疼，于是就拉了块猪肉，送到山下市区化验了一番，后证明确实有毒，才忍痛割爱，把那口死猪深埋了。

这以后，就没有人再药田鼠了。我们穴居的营区里，田鼠又日渐多起来，昔日人鼠同居的状况又慢慢有所恢复。后来，师机关盖了新大院，司令部、政治部搬到一起同吃同住，我们也告别“洞穴”搬进了有着水泥地面、带走廊、带卫生间的营房，告别了朝夕相处几年的鼠辈。记得搬家那天，当我们走出洞口回首向居住多年的宿舍告别时，却发现宿舍门口不知何时来了好几只田鼠。鼠们一双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过来，尖嘴巴“唧唧”地轻叫着，像在向我们行欢送礼。



追忆母亲

曾玉玲/文

六年前，母亲突发心脏病，带着对家人的眷恋匆匆离世。在我眼里，母亲一直是个坚强的人，从没想到她也会有脆弱生病的时候。母亲的匆匆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我的母亲叫梅密密，1934年出生在井陘县中乐村一个贫苦家庭，她从小心灵手巧，很早就跟着外婆学纺线、做鞋。井陘煤矿解放前夕，八路军曾在母亲家住过，听她说，当时一些战士根本没有鞋穿，只是用麻绳勒着脚，满脚都是泡，鲜血直流。母亲小小年纪就帮着外婆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八路军做军服、军鞋。纳鞋底、搓麻绳时，手指肚上磨出了血，又长成了老茧，但当母亲看到战士们穿上新衣新鞋，心里就乐开了花。1947年4月16日夜，解放井陘煤矿的战斗打响，战斗结束后，牺牲的战士被安葬在村子北边的深沟里。年仅13岁的母亲，目睹了安葬6位烈士的过程。母亲说，牺牲的战士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都是大不了自己几岁的孩子。每每提起这些，母亲总是流露出敬佩和惋惜。此后，她经常跟着大人们清理坟头的杂草，默默地鞠躬致敬。

1953年，19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井陘县中乐乡第一届人民代表、中乐乡副乡长兼中乐村村主任。历任中

乐村妇联主任、中乐大队副大队长、中乐村党支部委员。母亲工作33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处处走在前列，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完成各项任务，被誉为“模范干部”。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中的高音喇叭。它是村里的广播站，也是村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那时，我是学校宣传报道小组的，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深入麦收、秋收第一线，搜集劳动中涌现出的标兵，写成表扬稿，编成顺口溜、诗歌等，时不时地在高音喇叭上播一下。那时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母亲说，这是锻炼我的大好机会。后来，我从事了编辑工作，时至今日，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母亲的鼓励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为人善良。那些年人们穷，经常有逃荒和上门要饭的，母亲总是挤出一碗半碗来接济这些人。一个冬天，一位讨饭的老大娘病倒在村边路旁，母亲看到后，把她扶到家里，给她做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第二天好转了，老大娘才离开。母亲对别人那么大方，而对自己却十分“小气”，从来不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那时全家人穿的鞋子都是母亲做的，布鞋破得快，母亲就让铁匠打了一个T字形的鞋座，然后买来修鞋工具自己修补。如今母亲走了，那个补鞋工具还静静地躺在我家里屋，每当看到它，往日的点点滴滴就会涌上心头。

老照片

听刘胡兰妈妈讲英雄故事

王日新 文/供图



这幅黑白老照片，是刘胡兰的妈妈胡文秀给北京军区空军工程某部队战士讲女英雄刘胡兰故事的情景。

照片中，中间年长者为胡文秀，左为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的弟弟麦贤多。

1973年，该部队在山西文水县修航空港。那年的五四青年节前，部队组织青年团员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去参观学习。参观完后，留下几名优秀团员，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同志给大家详细讲述了刘胡兰一生的英雄事迹，使团员们受到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

笔者当时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又是从胡兰公社入伍的，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刘胡兰的父母。所以，部队领导让我组织了这次参观学习活动，留下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

为纪念刘胡兰英勇就义50周年，1996年，刘胡兰纪念馆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改造，增设了刘胡兰事迹影视室、书画室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碑。现刘胡兰纪念馆占地面积63000余平方米，位居全国个人烈士纪念馆首位。

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烈刘胡兰，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